

见或者不见

□郑自松

按照约定的时间，他准时赶到。近年来关，街边的路灯杆上挂起了大红灯笼，不大的超市里播放着节日欢歌，到处热闹拥挤，一派喜气洋洋。镇中学，在街道尽头偏僻一隅，冷冷清清，空荡的操场上，寒风肆无忌惮，久未打扫的满地落叶，恣意翻滚着，正如他此刻的心情，混乱而忐忑，找不着方向。

校园变化不大，教师宿舍楼斑驳的墙面上，铺满了枯黄的爬山虎，楼旁浓密的树林，枝繁叶茂。他在树林中停住电动单车，双脚落地，左手扶住车龙头，右手下意识地掏出一包烟，抽一支塞进嘴里，摸遍全身，也没找到打火机。他嘀咕一句，无奈地将烟夹在耳朵上，掏出手机，两眼却在搜寻班主任的宿舍。

班主任的宿舍在靠近树林的二楼。隐约中，关闭严实的窗户里，传出一群男人的欢声笑语。声音听起来都很熟悉，班长尖细的娘娘腔，同桌沙哑的嗓音，体育委员的结巴，把他的思绪又勾回到十年前。这次聚会是班主任发起的，几名班干部都说好了要参加。早就听说其他几个班干部现在都混得不错，要么财大气粗，要

么手握大权，而他这个曾经的学习委员，高中毕业后去县城做了一名快递员。

春节前的快递员特别多，他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今天的聚会，他撒谎找了一个特殊的理由，才得到公司领导的特批。他送完几个顺路包裹，马不停蹄匆匆赶来，薄雾在他的睫毛上凝结成细小的水珠。

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雪。他想，如果雪下得大了，就没法骑电动车送包裹，任务完成，年底的奖金就会泡汤。

正想着，一辆小轿车开进校园，停在教师宿舍楼前。司机先下车，然后迅速走到另一侧，打开副驾驶车门。一个女人从车上下来，不胖不瘦，体态丰满，披肩长发卷着大波浪，那是他从高中就开始关注的迷人背影。高中毕业后，她考上医科大学，毕业后留在那个遥远的省城做了一名医生。

太熟悉的身影，让他刹那间屏住了呼吸，心跳乱了节奏。他来不及观察她的穿着打扮，更来不及打量她容光焕发的笑容，注意力就被开车的男人吸引住了。男人穿着时尚，那件笔挺的双排扣西服，估计可以买到三十件快递员工作服。

这个男人是谁？她丈夫吗？她款款走向教师宿舍楼，回头微微一笑，向送她的男人挥了挥手，却并没有注意到他。他的心情跌到了谷底，只想赶快逃离这里。突然想，如果这男人只是她男朋友呢？或者是她哥哥也不一定。这样想，他又有了上楼的冲动。

他掏出檀木吊坠，闻闻，檀香味伴随着久远的记忆，一起吸进了他的大脑。这檀木吊坠，是毕业那天他和她一起登上云山，在胜利寺里购买的，两只鸳鸯，他留着，她带走。十年时间里，他一直随身携带。此时，他想起了欧阳修的《长相思·花似伊》那句“长江东，长江西。两岸鸳鸯何处飞。相逢知几时”。

他和她并没有加微信，但他们都在班级同学群里。许是工作原因，她平时极少参与同学们漫无边际的闲聊，可是班主任发起的这次毕业十周年聚会，她很踊跃发言，表达了参与聚会的强烈愿望。也许是迎合她的热情参与，他也留言说很想念老同学，希望能通过聚会让大家重温当年的美好回忆。她极为认同他的意见，表达了跟他一致的观点。

他把电动车停靠好，脱下头盔，捋一捋乱蓬蓬的头发，挺直脊背，把衣领竖起来再仔细翻开。突然，他的心情变得乱糟糟的，胸前刺眼的快递公司标识，给了他重重的一锤。

正在他犹豫不决时，手机响起了微信提示音，同学群里有新的信息。他慌忙打开微信，是楼上的同学在群里发聚会照片，几个男生衣冠楚楚，春风满面。

他骑上电动单车，飞快地逃离了学校，直奔快递公司，接下来的半天时间里，微信提示音不时响起，他想看却又怕看，干脆关了机。

深夜，他送完最后一个包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出租屋，几次拿起手机，又颓然放下。他打开一瓶二锅头，狠狠地喝了两口，胃里顿时火烧燎燎，大脑一片空白。他怔怔地看着手机，心想，总得有个结果吧，总会有心死的时候。他毅然打开微信，在同学群里翻来翻去。突然，一张她发的自拍特写照赫然入目，照片里她笑容满面，却又写满了失望，胸前的鸳鸯吊坠特别显眼。照片下面留了一句话：同学聚会，怎能不见。

午后一点，我和同事马丽红去到六道街永春胡同边那家经常光顾的“胖哥凉皮店”。我们故意没赶在饭口去，因为这家店中午总是人满为患。

这是一家夫妻店。店主胖哥脸上常堆着笑，倒是胖哥老婆的脸总不开睛，像谁欠了她钱。

店里还有七八个客人，散坐各处。

“老板，来两碗凉皮，一碗正常，一碗少放辣椒。”我扫码付过钱。不一会儿，胖哥老婆用托盘端出两碗凉皮，阴沉的脸几乎要滴下水来。

我和马丽红选了离门最近的一张桌子，里面墙上悬挂风扇的地方已被别人占据了。我俩边聊边用一次性筷子搅拌凉皮上面的香菜段、黄瓜丝、麻酱、辣椒油。刚吃一半，厨房里传出稀里哗啦的响动，隐约有骂声。

我和马丽红停下筷子，竖起耳朵，凝神聆听之际，“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厨房响起，一股气浪袭来，我和马丽红猝不及防，被这股气浪推到门外重重摔倒在地上，耳朵霎时失聪。

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脸部、胳膊火辣辣地疼。我忍着痛，上前一步赶紧扶起了马丽红。

“胖哥凉皮店”此时冒出滚滚浓烟，爆炸殃及两侧的一个麻辣烫店和一家土豆粉店受损，“胖哥凉皮店”的牌匾也落地变成两半，满地碎玻璃。

公安、消防官兵相继赶来……

我和马丽红及另外几个食客被呼啸的120送到了医院。

第二天下午，我从手机上看到了相关新闻：胖哥小两口积怨已久，矛盾日深。胖哥一怒之下，点燃气罐引发了爆炸，胖哥与老婆双双殒命。

当时厨房门紧紧关闭，我和马丽红离得远，既没听到厨房里“嘶嘶”的液化气声，也没嗅到煤气味儿。

据相关后续报道，两位距离厨房较近的食客，送到医院后最终伤重不治。其他食客均不同程度受伤，只有我和马丽红因为距离爆炸点最远，也最幸运。除了手腕骨折，我还有一些皮外伤。妻子请了假陪护我，在企业担任高管的妻子会儿停下了忙碌的脚步。马丽红老公也放下手机店生意为她忙前忙后。住院治疗了一个礼拜，出院时医保报销了一些，我和马丽红虽各自支付了一千多元的医疗费，但没觉得倒霉，反而暗自庆幸。毕竟，堪称劫后余生。

一晃过了一个多星期，我手腕部的夹板也摘下来了。一天，我突然接到自称是保险公司的陌生来电，对方直接叫出我的名字。我终于下定决心，登录另一个不常用的微信号，编写了长长的一段话，刚想发送，又删掉，最后只留下五个字：珍惜眼前人。

中午，我又登录那个不常用的微信号，马丽红的回复跃入眼帘：嗯，珍惜！

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漫延开来……

老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他有一条会说话的鱼。

有一条会说话的鱼？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即便我知道父亲说话素来幽默，但还是吃惊不小。

出于对已年过八旬独自留守老家多年的老父亲的担心，我第一时间从外地赶回了老家。

到家那天，正逢邻居二狗搬家进城。替二狗家搬运家什的汽车启动那一刻，我那原本一直站在村口大枫香树下发呆的老父亲，突然发狂般地朝汽车追去，一边追还一边哭喊：“你们莫抢走我那条会说话的鱼……”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哭喊累的父亲搀扶到自家的老木屋。在呆愣愣地盯着我看了半天之后，老父亲猛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串带有鱼形图案装饰品的钥匙在我眼前晃动。

“你就是那条会说话的鱼吧？”老父亲哽咽道。他像是在对我说，

站在23楼天台的牛大壮转身的瞬间，被潜伏在暗处的警察逮住了。楼下聚集了一群围观者，警车和消防车声嘶力竭地呼叫着。

警察说接到群众报案，他长时间在天台徘徊，试图跳楼自杀。

警察问：“你为什么要跳楼？”

牛大壮说：“我不想跳楼。”

警察说：“都这个点了，不想跳楼怎么在天台游荡？有什么事想不说出来。”

牛大壮见警察没完没了，很着急。

“我真不想自杀，就是失眠，心里烦躁，想找个地方透气。”

“就这么简单？”警察不相信。

“真这么简单，要不你说我为啥要跳楼。”

民警满腹狐疑，又没有证据，只好放了他。

“神经病，不想跳楼深更半夜跑到天台晃来晃去，吃饱了撑的！”围观者骂骂咧咧地走了，说影响了他们休息。

牛大壮百口莫辩。经这番折腾，想睡又睡不着的焦虑和疲惫更加难熬。

他倒是想回家去睡觉，那晚他把自己关进卧室，闭上眼睛数绵羊数到意识模糊，但想到公事与私事如一团乱麻纠缠不清，他的身体一抖，有种从悬崖上坠落下来的感觉，睡意顿消。

公司业务推动会上，销售总监正在台上进行市场动态分析，牛大壮竟然呼呼大睡。领导黑着脸训斥他：“如果还想干，赶紧把业务追上去，用漂亮的数据将功补过。”

他外出拜访大客户，途中突然眼皮像粘了胶水无法撑开。他把车开到服务区，伏在方向盘上一会就睡着了。酣梦中，他突然听到“啪”的一声，副驾驶位置的窗玻璃支离破碎。他大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交警把头伸进来，拍拍他的脸问：“你怎么了，要不要叫急救车？”

他盯着交警，一脸恼怒：“谁把我的车窗玻璃砸了？”

交警解释：“保安说你的车一直打着双闪灯，人趴在方向盘上许久不动弹。刚才猛拍车窗你都没反应，我怕出事，只好砸玻璃了。”

他刷了交警一眼：“能有什么事？我只是走累了，打个盹而已。”

望着交警远去的背影，他欲哭无泪。

他向发小阿亮倾诉隐私。阿亮认为他病了，要去看医生。

他先去看内科。医生听完他的主诉，开了各种检查单，让他把医院的设备都体验了一遍，没找到病因。

他又去看神经内科，医生开了

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无助地摇着头。我委实猜不透老父亲的这些疯言疯语。

直到老父亲再次把那串带有鱼形图案装饰品的钥匙高高地举过头顶，我才猛然想起，这一天，刚好是我母亲去世45周年忌日！我的母亲名叫梅任玉，谐音不正是“美人鱼”吗？

我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正欲安慰老父亲几句，没想到他突然破涕为笑，一把抓住我的手：“满崽，虽然全村的人都进了城，但我不怕！我有人陪，我有一条会说话的鱼……”

我看到，硕大的泪珠正从老父亲满是沟壑的脸颊滚落下来。

一种叫做酸楚的东西，顿时挤占了我的整个心空。

我咬咬牙，把所有欲说的话全咽了回去。

那时那刻，我多想变成一条会说话的鱼。

我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正欲安慰老父亲几句，没想到他突然破涕为笑，一把抓住我的手：“满崽，虽然全村的人都进了城，但我不怕！我有人陪，我有一条会说话的鱼……”

我看到，硕大的泪珠正从老父亲满是沟壑的脸颊滚落下来。

一种叫做酸楚的东西，顿时挤占了我的整个心空。

我咬咬牙